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宋臨川王義慶撰

劉孝標注

劉辰翁評

賞譽第八

下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

侍中更佳一見其嫂便若見其血

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正已見濤子簡踈通高素

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咸子瞻虛紹劉漢等齊名遷尚書出為征南將軍

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修

多所遺更妙

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

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

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為賊所害戎子

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

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唯伶子無聞凡此諸

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

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

今稱廢疾曰城西公府亦自程也

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
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曾經平子
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
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
今名士也猶字少者名士着眼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名士傳曰

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

其中常自神王

晉陽秋曰數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叅軍雅相知

重勅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

甚善有味

淺薄此輩領此
可以換骨

宗文帝以王瑒領中
庶子父冲嘗為瑒器
文帝極冲曰所以負瑒
於承華臣欲使太子
微有瑒風法再即其
此言

世說新語

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
叅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叅軍人倫

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
曰穆字季子

汲郡人貞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叅軍代

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

傅十年日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

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

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

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

晉明帝師冠軍將軍

吳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叅軍或

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浙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

使人忘寒暑

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八王故事曰玄為陳雷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琅邪

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暘嵇延祖弘雅劭長

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

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

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

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

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雷董仲道

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歎曰建此堂

也將何為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

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

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

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

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

識者以為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

庾

中郎畱之云諸人當來

尋溫元甫

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

劉

王喬

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

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長史

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儔元甫

之清中

中一作平

浙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

王平子謂王眉子嘗死塢壁間後果為塢人訪害豈即爾時耶

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

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為士友所宗。機清

厲有風格為

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穎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丞相

日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數不為辨析之談而舉其

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

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誦許。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數頽然淵放。莫有動其聽

者。

王毅美云：注已不能解。按史記涉三為王沉者。注沉猶談。俗言深也。談三字見此。云言深。見許也。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曰少為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逖字士

穉范陽道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

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

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

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

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為汝南太守值

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為

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慨以中原為已任乃說

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

率部曲百餘家北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

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畧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

不敢復闕河南石勒為逖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

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

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

為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數雖居職任未嘗以

此胡甚奇

事自嬰從容博曠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數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雋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

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

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任是石人也須披襟解帶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

於遂王舒已見王遂別傳曰遂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

射舒遂並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

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

句連神往尚堪倒百之生
諸家俱不下評語有心手
無心手留以待李生孤賞

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

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

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

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

弘器。何可得遺。

鄧粲晉紀曰。顛為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傳密等叛逆。蜀賊顛狼狽失據。陶

侃救之得免。顛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顛。顛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

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

高坐傳曰。庾亮周顛。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

披衿致契。曾為和尚。作日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為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

語甚輕。唇人哉。相賞。彼已皆可自審。

敦沒應欲投江州即此後
是欲可處

此評古人處

不是說阿平絕倒

見和尚稱其精神淵著當年
出倫其為名士所歎如此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也
王應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
春秋左氏傳曰叔向
羊舌盼也晉大夫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

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

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玠別傳曰
玠至武昌

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

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
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

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永嘉流
人名曰

儼也

有兇果如此不妨譽

澄第四子微澄別傳

曰微邁上有父風

胡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

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曰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

虞預書曰戴儼字若

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為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卞望之

之峰距

卞壺別傳曰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父粹太常卿壺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

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眾距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朝

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

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林曰孔坦為侍中密啓成帝不宐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

駑痂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當敢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卞望之洵屬晉家第一流人物

取望之甚品為非僅法眼梁實記

何等成就

知已之感人孰無之觀阮裕之能耐則知蔡邕殺事卓非甚

四個字便畫出一英雄漢子

雅者生家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譜義之是敦從父兄子當不

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為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

其

世目周侯疑如斷山晉陽秋曰顛正情疑然雖十時儕類皆無敢媒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且有客公頭鬢未

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

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

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

彪祖修有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淮元康未為冀州
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
事規意消搖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
士惜而不遣召為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
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
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
位望殊為陵遲卿

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

來此是君坐何充已見

丞相治楊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

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晉陽秋曰充導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

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

刪一字

迷福性不能空難卯
陽秋共言

此二款有不得不能
不之別

上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為閩州所害司徒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

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又交王丞相以其

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眾人競贊之述

於未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

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譏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

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准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

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
庾公每追歎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琮字子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

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綏歷驃

騎長史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

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

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郟人通

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

此語甚不容
易不特包罩
多風刺

黃家校李于作人藝

言表表于眾
人中即灼然
玉舉之意



古今無是解署如見其人
徐桓二人相聚數夕矣
臨別結交蓋知交固有
道也

一樣語病此
復可

船憂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字有似解署
縣廨也令姓徐名寧
縣廨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
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
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
蔡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

晉陽秋曰
哀簡穆有

器識故為
蔡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

死終為諸侯上客

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
孽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

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
峻甚暱之以為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
頭是寧之計峻敗先
降仕至新安太守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墓字上疑脫去一先字

弘治推華必極文添

三士

好語有味

標鮮字無意致當是
標解注是

善語暢處別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

不可以致哀

晉陽秋曰杜又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又少有令名仕丹陽丞蚤

年成帝納

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又女為后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

文康稱恭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

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

世之才各

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江左名士傳曰又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語林曰有

人目杜弘治標解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真雅恭懷抱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

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文桓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而誅之

庾穉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

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

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

之高選為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楊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

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餘無所諱

禮記曰婦人餘無所諱

據慨第
載為人婦父
似塔有佳處

問向客答向
客可觀

入安石之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為太常劉

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

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
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

問曰王濛子脩
並已見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疊疊為來

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

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
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

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英雄自相羨
名德乃不之道

非閔賞敦

聖爾殆智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徐廣晉紀曰述
貞審真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
亮牋曰王

敦可人之目
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

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
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
曰浩善

以通和殷浩未起時風致誠好故一時皆尊信之仲祖所稱或不至誣然終是皮相不若劉尹之窺徹底裏也
接物也合浩末路方知此林之確梁實記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已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

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
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為

其美

譽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

堂復何為簡選王曰非為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吉

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

必無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畱人僕射彪從弟也也有才器與從兄適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顛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于時

之桀沉存顛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

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為孔家金顛為魏家玉虞為

致言句絕妙文注

大抵無處多比徐寧居勝

有美有謙
劉尹此言蓋欲窺仲
祖豈真為殷以愚

通中有自然之節
便是妙人

比體

長琳宗謝為弘道伏

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
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

伏弘道
之美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

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中興書曰浩能言
理談論精微長於

老易故風流
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濛別傳曰
濛之交物

虛已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
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修小
潔以清
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適上歎林公器朗

劉尹洵是晉家有
數人物

且此段讀去說便不
中說之委 是實記

神儁支遁別傳曰遁任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

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劉尹別傳曰憐

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
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

宿物赤王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
衛將軍憚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

及其發言遣辭徃徃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
思理幼為舅殷浩所

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

與後世貴
同

林公應好黃

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篋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

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

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道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

器雋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

陳畱人，僕射彪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

曰才情過於所聞

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續晉陽

秋亦然而此言

送母疑謬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阮裕王悅安期王應

並已

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

難說孝生放不過也此尚云動不累高

識不修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等事公孫名士傳云以不解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何以見人尚公之稱或在此醜之前庚不知其於齒後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

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

以卜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冲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温有平

蜀洛之勳擅疆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温知意在抗已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温在西蕃欽

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值謝梳

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

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悅子自佳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

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悅子以告宣武

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

縉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溫集載其平洛表曰今中

州既平安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室進據洛陽撫

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曰謝尚為令達阮遥集云清暘似達或云尚自然

令上晉陽秋日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溫有集何嘗無
讀者

即欲解不可
而可稱數

此一字連其
人名如諱如
謚更自高簡

庾言自佳沐
浴何物
眼前幾輩解得傾
倒

偏是右軍指出右軍
真自可
得此知令人死不恨
未道
此亦古人所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温時在桓公遙

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

孫興公為庾公叅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

永字君長成陽人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

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

孫遂沐浴此言妙人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此人不愧其曾祖後世談者寥寥吾恨不人皆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蒙別傳曰蒙與沛國

比袁曜卿。倅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更

聽。王又曰：自是鉢釘。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恒尋遁，遇祇洹

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衆僧向高

坐者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

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稽叔夜琴賦也。劉倅

真長丹

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湯

浙

圖

黃門郎 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

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

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

車頻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眾

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眾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士勝可投法汰遂渡江

至揚土焉王領軍供養之

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

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周旋行來徃名勝許

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

名德沙門題目曰法

汰高亮開達孫綽為汰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
爽法汰校德無作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
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宗
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

孫綽為談誅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

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

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

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

共商

通才焉得違然借
此亦堪解嘲

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

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

林應為臨王氏
譜曰臨之字仲

產琅邪人僕射彪之
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王氏譜曰者
之字脩載琅

邪人荊州刺史廡第三子歷
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文字志曰修之
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按謝尚
年長於

厚甚可師

黃辭說

惓神穎夙彰而曰
北面於劉非可信

北面與吾端不在此注非也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

世務以高尚為情
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郝嘉賓

續晉陽秋曰超少有

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代盛譽者語曰
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郝嘉
賓其語小異
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廩兄弟羣從王荅曰諸江皆復足自

生活

廩及弟淳從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浙

送展儀讓度
之則一見而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

盡

太傅不過去後不思安
非耳恐令人一見便厭
矣梁賓記

謝公尚不能友直自
損風流

不可解亦不
足取

非次道者可以解醒

一字是病一
字是德

人思

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穉同
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曠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

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
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基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

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
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

宋明帝文章志曰胡
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

充飲酒
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

修齡王胡
之小字也劉

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胡之別傳曰胡之治
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傲朗

晉諸公
贊曰祖

約少有

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

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曠能清言

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鐵鐵說意正
是病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

語林曰敬仁有異木時賢皆重

緣賞鑒若豈工部
訪云霞濕好耶

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

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

柯一作打

庚按柯柄也殼茗必清言豈以清言為茗之柄耶故云有實理也

五字最妙
王敬美云五字不可解

謝胡兒著作郎嘗作王堪傳

晉諸公贊曰堪字世

高亮義正稱為尚書左丞有準繩操為石勒所害贈太尉

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

公謝公荅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

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

魏朝為治書御史

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

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

岳集曰堪為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邙

伊字世指彼人潘則曰謂唯是潘必此用之猶詩祢子也

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晉陽秋曰

鄧攸既棄子遂無復

繼嗣為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

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

誅語如此千古如生

與頽川荀美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

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按述雖簡而性不寬

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

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

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鄰共义手語達于將旦

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

此語疑勸袁
勿友殷自袁
其美

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七日及襟
懷之詠每造郗賞對夜以繫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

勿以開美求之

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
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

部尚書

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荅曰是不見

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語林曰羊麟因酒醉撫
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

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
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

重之况
真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

狗婿婿時已嫁婚

小字小名是地種注
疑其淺字入卷科小名
外仍列小字可案

語不足道而
神情自近愈
見其真

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郗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閒

暘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

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為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

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瀟灑。謝曰。身不瀟灑。君道身最

得。身正自調暘。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暘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瀟灑相遇。其復悖

悖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王忱並已見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

相核

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暘忘反

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

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

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

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

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瞻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

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

京師後無其人幾
為邊人所輕

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

晉安帝紀曰：初，悅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悅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勦力明時，復何憂哉？悅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問恭，乃於王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甚切。厲恭雖惋悵，謂悅為構已也。悅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

濯

神遊千里，如振對。

論人而以相露視文之用着色法也。

妙語味之無盡。

言因物象如此而想其精神也。

名流自別。

羅羅狸靜

正是刺譏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

踈恭正亮沈烈忱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

恭雖才不多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為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

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

從兄也少
有美譽

品藻第九

劉須溪在去說最愛後鑒品藻兩種王敦美則深賞傷逝云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

世說之作正在識鑒品藻兩種耳餘備門類不得不有亦不盡然

才鬼
苦語痛事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二十二

先後蔡伯喈

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畱圉人通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練仕

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

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

攝下犯上難攝下易

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

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

謝沉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叔陳蕃少有

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為目

元禮居八俊之上

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

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糾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又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沉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竝友之

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為功曹瑜卒士元送喪至

至今傳鬱林石為美
譚

亦捷急變化
語即駿馬所
致亦如此耳

二驚

月旦評人三駁月旦我心
如稱十日並鑒
王司馬見浙先生曰何
似無言者生愛其音調
味永遂為皓首狂章

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
西並會閭門與士元言

見陸績

文士傳曰績字公
紀幼有儁朗才

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為交友仕
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

顧劭全琮

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
塘人有德行義槩為大司馬

而為之目曰陸子所

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

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

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

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

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
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

休劉擘難日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

不苟競濟荅日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
插齒牙樹頰頰吐唇

人言完顏而終完潔誠守節不競之實其操履故古豈遠敵之子將
評未可也

有懷其人

倚仗劉本作倚仗

龍得龍虎口序狗得狗名從其類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

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

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

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

論王霸之餘

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

吳錄

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

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

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竝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司空諫逆伏誅

誕坐謀逆伏誅晉法也
論者須考其說

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

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太皇帝取為長史遣使蜀但與弟亮公會

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

博暘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

功立事過之。

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玄伯子載考男子爭光日月父不滑子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

方陳謚。

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

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

玄伯過其父如辟角之視犂牛此則同對俱失
泰之過於父正在於為已任而以為不為蓋體司馬之德也其在先生所以謂同對俱失

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

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

典略口或字文

若穎川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或為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

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

荀顗方陳泰

晉諸公贊曰顗字景倩彧之子蹈禮立德

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轉太尉為台輔

禮教卒謚康公

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

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

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

太子左率

裴綽方王澄

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

裴

瓚方王敦

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

裴遐方王導裴

顧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顗魏泰正在大節嶙峋如何方若彧之方羣真魯衛兄弟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長平恒言淮與裴

顧樂廣友善遣見之顧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

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

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

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

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髦字士

彥清平有貴識並為後出之儁為裴顧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為二千石髦為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瑾樂安長父魁魏洛陽令納歷司隸

尉校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

劉令言評甚畏周而深惜杜

能倖終者即是名賢士人之師也若滿奮何可與冲相提而論

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

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

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

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

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

子祭酒洛陽將

沒為賊所殺

王夷甫云閻丘冲荀綽兖州記曰冲字賓卿高平人

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義不

惑當世蒞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

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

不釋茲管出人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

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為侈不以為僭至於

白首而清名令望不渝於始為光祿勳京邑未潰乘

車出為賊所害

時人皆痛惜之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

妙
狗而通惟有識者能知之

子焉自信不招

清識為吏部郎楊州刺史齊王問起
義隆應檄稽留為參軍王邃所殺
此三人竝是高

才冲最先達
兖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
隆達在冲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

猶以冲之虛
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
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
物但明其旨要不為辭費

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
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
故王中郎作碑

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
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
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

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
嵩第一處仲第三數以澄敦莫已若也及澄喪敦敗

數世譽
如初

謂在洛時敦尚畏頭過江

後敦漸得志

不復憚矣故

嘆曰不知是

我進乎伯仁

退乎

殊可想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

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若斯

微狠豈憚於周顥乎其言不然也

後度江左不能

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

沈約晉書曰周顥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

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伯仁晚節風德自哀者敦卒何益進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

虞光祿傳曰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

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

吳興守徵為金

紫光祿大夫卒

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

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

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

徒固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

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

兩語俱厚

兩語各可觀

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為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為吳郡果為沈充所殺兼之者在卿乎驥未達而喪虞光祿傳曰驥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郝鑒周曰鑒方臣如有

功夫復問郝郝曰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

正巖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荅曰君家

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母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

王澄庾敬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荅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

此語庾目中無王王目中無庾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二十七

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

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已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荅曰長輿嗟虞預晉書曰嶠厚自

封植疑

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荅曰端委廟堂使百

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

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

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

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

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

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

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嗟龔猶今言
牙槎
釋體

此不過五語
亦隱約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頽曰敞。時論以頽比鄧伯道。

敞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

王氏譜曰：頽字茂英，位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字

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末語非注，疑晚為刪一字。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

牽顛比。

按：顛，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

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

如？王荅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

未詳。

王敬美云：禕其孫
殊女弟

寔名曰宗禕，工吹笛。

宋 妻賊妻六問

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

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此亮不聞周顛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

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狷隘故也

卞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

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

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已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郝志性儻亦

乎同

人人同

三反中人恒有之

恆人學問必不是真好讀書。真如讀書一定

愛才

明帝于周侯不應三問俱同

心事如畫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其說人

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封於溫子孫因氏居

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希尊謝卑何之意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

手指地曰正自爾馨

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相而此章以手指地

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

晉陽秋曰充所歷庸

雜以此損名

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

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

語林曰阮光祿問何次道為宰相歎曰我

贊法甚妙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二十九

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儵奴北人語甚有氣

郝司空家有儵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

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郝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靖

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

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

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

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此是簡傲

如此更尚

知及文章事言言豈是常奴劉尹此意不以右軍果實記

簡文語每言約澹至
可以立盟宗風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儻傷其道

理本真率巧則

乖其致道唯虛澹儻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兩語闕人之心無盡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

晉陽

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統為武帝親幸攸惡勗之佞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已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統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勗統間已憂忿不知所為入辭出歐血薨帝哭之勗馮統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

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多謂立惠帝為重桓温曰不然使子繼

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乙與隸且知其若此况

宣武之弘雋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

當以識通暗處退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荅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

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位已極雲霄之上使當者不恚愛齒頰有冰雪氣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

聞所聞果見所見云卿自用卿我自
用我法及此我與我與公作我三語
皆妙在言外言盡語第等數以冠全
部禮竟極安妥為語錄本可恨可
恨豈是記

詭煩

此不肯遜又不敢競之辭妙於自誇

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桓溫何如曰

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

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

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

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

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

謂此心無所與讓也。淵明之蕭然外。固為晉臣。不佳於家。故為風三。寧若一。豈不與時務。經懷是陳仲子一流人。諺謂相率而出。狂無用者。不解寒名。是每見此等。報取之何意。豈不狂。暮晉時風尚耶。乾記。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竒進爾邪。桓溫

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人叅朝政。劉

綽之自言頗真觀齋
前之松印如其情

務而無味

此語能長人
繁價

桓公言不遇何少時一
事以抑殿其家短長不在
此以人棄我取未必非長

撫軍猶未許浩豈劉尹
友墮其言為務中

他本孔氏作孔巖較妥

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

劉曰正是我輩耳 無味之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

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
引殷浩為揚州欲以抗

桓桓素輕浩
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荅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

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 安南謝奉也已見謝
氏譜曰奉弟聰字弘

遠歷侍中 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
山陰人父儉黃門侍郎巖
廷尉卿 學義不及孔氏

露出肝膽

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
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於家
居然自勝

言奉任
大真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

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
論語曰微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歿子曰殷有三仁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歿之管仲不歿曰未仁
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
桓伊已見其

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荅

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
虎衛玠小字玠別傳

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豫小字也。

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閟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日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

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巖也。孔思未對。反

問公曰。何如。荅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

也。

謂皆勝之也
注似未得也說

詳謝公問弘
度答那知許
事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胡兒竝在坐公問李弘度曰

卿家平陽何如樂令

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

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

綬

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

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

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

晉諸

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

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

荅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

中興書曰義之

自顯三言見平陽之節
天下共聞謝公何得以樂
令比謝公於是為失言矣
雖然謝公之問蓋亦因閑
中共賞說所問在平日風
尚偶略其臨危授命耳
不然豈有謝公不知節
之重也

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多修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直爾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

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

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雋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敘致過之其

詞當康有兩亡友清言可方王劉韶音令益周司馬童初也世輒破的賀舍人芋園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

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萬之為豫

韶音亦屬矜

只便是也

大忌

人人有區別正坐失士卒

滅

真長乃為此語不為
大雅之會字我甚惜
乎之

惡敢比羊

停字白

自佳

州氏羗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
眾入潁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眾心為北中郎
郗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向還
南遂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為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

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尚書大傳

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
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
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
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羊祜德高一世才
經夷險淵源蒸燭

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

瞿然使人自思

世說新語

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

大司馬官屬名曰劉爽字文時

彭城人劉氏譜曰爽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爽歷車騎各議長沙相散騎常侍

劉荅曰卿

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

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荅王因曰

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

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

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種居萬上也

未可也

不甚可曉然
可謂似謂田
筆所屯聚也

此序簡質情深百
漢不默

感性命二語蘭亭
序三粉奉是以右軍
見召人方之五輒喜
右軍通篇皆胎此
二語尤敷暢盡致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謂能多
未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

子也

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
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

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
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

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
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

高臨下南亭序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
作及佳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

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
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

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
字世嗣年五十為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

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
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啓事曰愉忠義有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三十五

智意位至

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

名士傳曰豈頽然淵

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

祖楚風仕潤於林道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

至餘姚令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祿大夫

達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

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

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

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

誰知二賢只
見謝公清潤
耳

語強然有思
攀安提安純妙句法
開後人無限法門乾乾

人之才行舍者本末
當節取若必其偏舉
世無一人矣
平允 梁廣記

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

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

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郗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

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

公以嘉賓言為得

凡徹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儔

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

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庾蘇已見

浙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

僧恩

似伎其子而
黨林公

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温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荅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

之者無取其體

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郝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曰嵇公勤

著脚裁可得去耳

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

又問殷何

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疊疊論辯恐口

欲制支

外貌

郝林公傾倒云

便是爭名

大英雄語解令腐肉
踊起陳軫頓香呼酒
拔劍佐此快談

人皆如此則狐狸猶猪
自不啖人幾何同猪狗
時禽獸及飲血茹毛核
加人類
狐狸啖盡言徒危也寒
石法解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如有

生氣

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壁示其瑕因持壁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

王欲急臣臣頭今與壁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

在廉頗上

曹矧

矧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

卿茂之仕

李志

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

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

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猶猪噉盡

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

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

贊得是罵得快令人欣然猛

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然乾記

世統新語 卷中之下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

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

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

君家道衛君長云

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

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

殷美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美曰此公好舉

宗本

搃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

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朗達有雋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

謂不聞說庾

勝林耳

只是一句

須溪謂只是白茫茫

王戎自可誅

不意汾公之偏如集

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

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

譜曰：操之字子重，義之第六子。歷祕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溫而已。既出，

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

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固當不同。公

後見王元美本亮刪下二語，雖刪，然不容無說，以掩他人面目。

父子之間尚爾以從
手良由藝成而下不
能法成而上也其以字
書為本

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

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踈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義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荅曰：殊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荅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

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竝不如。

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

劉之標。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濛自不及快。蓋天半
明雲能鶴翅。終年終
不能損其精。遠布也

大春之學。業文章不
及長卿。行則遠。子
歎。主。素。未。及。子。敬
子。敬。貴。哀。情。也。子
歎。便。富。時。習。氣。此
等。要。亦。未。法

傲兀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

不能逮直不逮言隲質而
憐文也

袁彦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彦伯已入殊

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郗當復差

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

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
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

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
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

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
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

卷中之下 三十九

侯亦良

松亦有此一端好處

大春見陰就偏在供饌

上計校視陰為何如

陰設是欲觀其言自

有洋情若不出此及為

所觀矣此涉言難也

世說新語

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節
 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
 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
 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
 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
 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
 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
 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
 長卿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
 相如謔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
 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
 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
 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
 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
 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
 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

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
 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

門市心水自非至人難
幾借口焉余思其心市控
門較心門俱市者降一
等

鈔撮猶撮拾

四字怕人任取而不任
實者孤尾自不致掩
也

恪之仕黃門侍郎
義熙初為侍中
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
答曰理義

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

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閒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

清悟嘉賓故自上
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
中興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

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

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領軍王洽

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

也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

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

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

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

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

父暘，暘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

三世皆以之字名可

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櫛梨橘柚各有其美。

莊子曰櫛梨橘柚其

未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

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

曰仲文有器貌才思

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

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圖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

朔。

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

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

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

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卽

敕免罪。

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

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乃先見為下、泣舍人曰、卽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

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

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

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為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繼賢何為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譚石

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
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

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

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

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暮已久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

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吾不取也奮衣而

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

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

元方何至此臨川乃
爾輕信

此非臨川輕信林宗輕
信也

好之。

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

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丞丞無有遺

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

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

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

敢言盛

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

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

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

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

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思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鷓鴣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

古人以文屬文王此
便一大証據

夫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
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眾殆非小心翼
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
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
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
損益以為衰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
天上曰大壯謙則衰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
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
公可决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
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
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踈
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
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

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大清常

世說新語
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
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
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
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

公醉邪

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爲太子咸謂不能親政
事衛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

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
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
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
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
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
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
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謔以示瓘於是賈充
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此事殊堪捧腹臨川
列諸規箴強三索櫻

王家都會怕老婆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

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

才拙而性剛聚歛無厭于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

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

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

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遂歿于几下故懼

之猶漢之樓護

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歿送葬車三千兩仕

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

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絕妙伉儷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

晉陽

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

但意不在錢
言錢何害

非夫

畏他家業

長他志氣

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

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

儻糞平子諫之竝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

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又第

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

窻而走吾以此思杜若之真名士兼擅王謝家風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

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

平子絕倒

悍絕今阿樊似之

只朝天子一語便了

終是音人

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

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

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敦又稱疾不朝鯤切雅正皆此類也

論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

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

乃服仗民望以從眾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

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

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四十六

日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闔葛洪富民塘頌曰闔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闔晉

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鄉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

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樞登聞鼓猶不被判聞

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

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祿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

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

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

門情字可稱

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

中興書曰：鑒少好學

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

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故

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

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

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噴冰衿而

翹須新極形容宛然

寫得鄭重可

冰衿描畫可笑

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大程任人嚙啞御

蘇峻東征沈充

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諂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為車騎將

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眾就王舍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

京請吏部郎陸邁與俱

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

謂放火階亂
語稍不白

太守尚書 吏部郎 將至吳密勅左右令入閭門放火以示威

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為亂階

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

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
殂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

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 有人詣之索美

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

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為漢高魏

武何如

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在
猶如此哉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

注是

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為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

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為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

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

中興書曰尚為建武將軍江夏相

羅既至

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

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

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

公竒其意而不責也

浙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

使我作吏官。雖至戚不
敢護短。若箇中論人。誠
不願以重克。失慎終之
好。

他本作玉帖證未審孰
是宜考乾記

此失不小應駁

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

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猶隘人都不解厚猶幸有此一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鏗太傅在軍前

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

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

日瑗有雋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為之語日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興晉陽之甲春秋公羊

傳日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覬別涕零屬

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

曰：殷仲堪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已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

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

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鄢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

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觀神靈，乃封俗為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

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

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巔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

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

尚遠 洞庭與廬山令相距

隨與情同

能敘直歎其奇而已矣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

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竝明耳

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

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

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

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

譜曰道恭字祖猷彞同堂弟也父赤之大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僞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為

賊曹叅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

甄音堅左傳將獵為
兩甄置左右司馬注
兩甄兩翼也

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

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竝上下權要

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

延父又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
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
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
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
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
緒有寵於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
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聘恭抗表討之車胤
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
尉尉陽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歟歟曾不
慮獄吏之為貴乎

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

百萬之軍安知
獄吏之為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

甘棠

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
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

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
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文

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

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

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文士傳曰楊修字德祖
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

門相國人遠辭
王失簡

才學思幹魏武爲丞相辟爲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
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
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
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
所白甚有理終亦是
脩後爲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椀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
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
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
婦外孫鰲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
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

雖經論註猶覺難解不知古人何見作此

魏武楊脩誠事嘗過江然則此事於何而有或偶見至獨或同行其後及至若書粗心遂以為過碑下耳

梅星

不根

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

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顰曰受辛也於

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

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

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沂濤而上為水

所淹不得其屍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子江存

其父屍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偈沈遂自投

於江而歿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

鄮鄞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

修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雷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

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

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者曰

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離

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五十二

以上四則皆
德祖之所以
可惜所以致
疑也傷哉

世說新語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
云竝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
桴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
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爲丹陽尹

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

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

本作噉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

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温嶠不容得謝

此等後人不
能亮也哀哉

其父志在立太子偏黨
於強臣嘉賓父子固可
異矣乃不意宣武深忌
其父偏信用其子也更
可異然爾時之流宗類
此者頗多宣武當時風
尚耶 學記

嶠於是下謝帝廼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

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

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

郗於事機素暗遣賤詣桓方

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

至急取賤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賤自陳老病

不堪人間欲乞閒地自養宣武得賤大喜即詔轉公

督五郡會稽太守

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皝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真等嚴

辦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

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

刺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

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

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圖

書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

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箒飯落釜中太丘

問炊何不饘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

聽炊忘箸箒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

以太邱家稱以子自執
可見定之學不廢淵博
春炊事今則以為賤皆委
惟僕是以中材以下子弟
沈為廢物也

箒音閉所以蔽甑底也
煮飯都用箒故必以箒
留飯氣蒸也

享有子之樂
王平子稱其兒曰足散人懷
有兒若此想太丘之懷何似

字形語勢皆
稱奇事奇事

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
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
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

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

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
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

祿阿鰥亦隨母在宮並寵
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鄰○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
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
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

若前會有何意義

言語中已括破外孫
此可省文又言語中云
九歲顧七歲今並云
七歲何自相乖刺豈
世說不出臨川一子何
前後之不渾貫耶

他本客主之情二字作言
字疑安乾記

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

竝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涖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

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

客主之情。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

宗復生此寶。

浙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

殷夫人語每事言原
伯之妻去人異則非
常矣

殷夫人貧家慈母見女
思愛之言常澹使
感思

後殷夫人語陳念之慈
淚落如豆且著言作四
字先慈語乾乾亮程在
耳乾記

宋盛答而具

之令康伯捉熨斗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幘兒云

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

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

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

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

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

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

言理也

別傳謂言七歲拜義
興太守時温尚無恙
安得云温沒時乃反
五歲耶亦失實殊甚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

武別

桓冲別傳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

因指語南郡

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

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

靈寶玄小字也

鞠愛過

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

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

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

精諳入微始稱知音
始名賞鑒

自是訂傳傳
此者少

必有訪玉如歸之地
不務何未問食舊主
悲歧路

楊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

雄爽。

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

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

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

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

性簡脫口不言賢君開後宮放寬必先言位置而後放也處仲豈不然乎任其之句是甚善過之寒石定財其存尚如此生信慮言歧路悲離矣云云必以玉如歸之地語近矣酸不可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踈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

鑒唐小說有云馬伏波眉目如画四字殊佳此

老賊故自豪
此意尤可憐

處仲曰：此字甚奇，其意甚惡。

此等氣象，直令人寒骨，取之何去，梁廣記。

如此復何請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

魏武帝樂府詩

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借以寒其熱耳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武士

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丹陽記曰西池孫登

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

音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

語阿黑

敦小字也

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

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而止

車騎此地不凡賢於甲兵十萬

似謂檻致之
耳古言俗字
容有通用

實是如此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此及季

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

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

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才能

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

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又殷浩諸人盛名冠世

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

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溫友善相期以

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

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荊州

雅有三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

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

乘滅當此時不能歸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

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眾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

舉直指魏趙軍次大會叅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

襄陽耀威漢北也

大會叅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

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目。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護心不服桓故優王以劣桓然桓寔勝王

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追慕留連臨風神動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

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

溪刻雖不可知要是苦語

列女傳六嫁高士傳遠甚士安即應因舊

文但作贊則無遺憾已

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并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糲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鶩者。仲子嘔。願曰：「惡用此鴟鴞為哉？」後母殺鶩。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鴟鴞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於陵楚地書生多不知韓求仲宗未之曉則不當爾林下讀何書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

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

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

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

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

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

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瘡。

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

小名鍾惡遂能斷瘡第不知當時桓溫

魏此見不

豫州刺史贈

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

晉陽秋曰達為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

都下諸人共

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

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

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

風矩遠勝餘子徒狼籍耳

只慎勿北渡一屬與武侯必欲出師二表位置天淵

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眾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三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兮載

雲旗離騷九歌少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司命之辭

栢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

景度中典書曰初栢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字

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
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

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

懷詩也

浙江圖

浙江新書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33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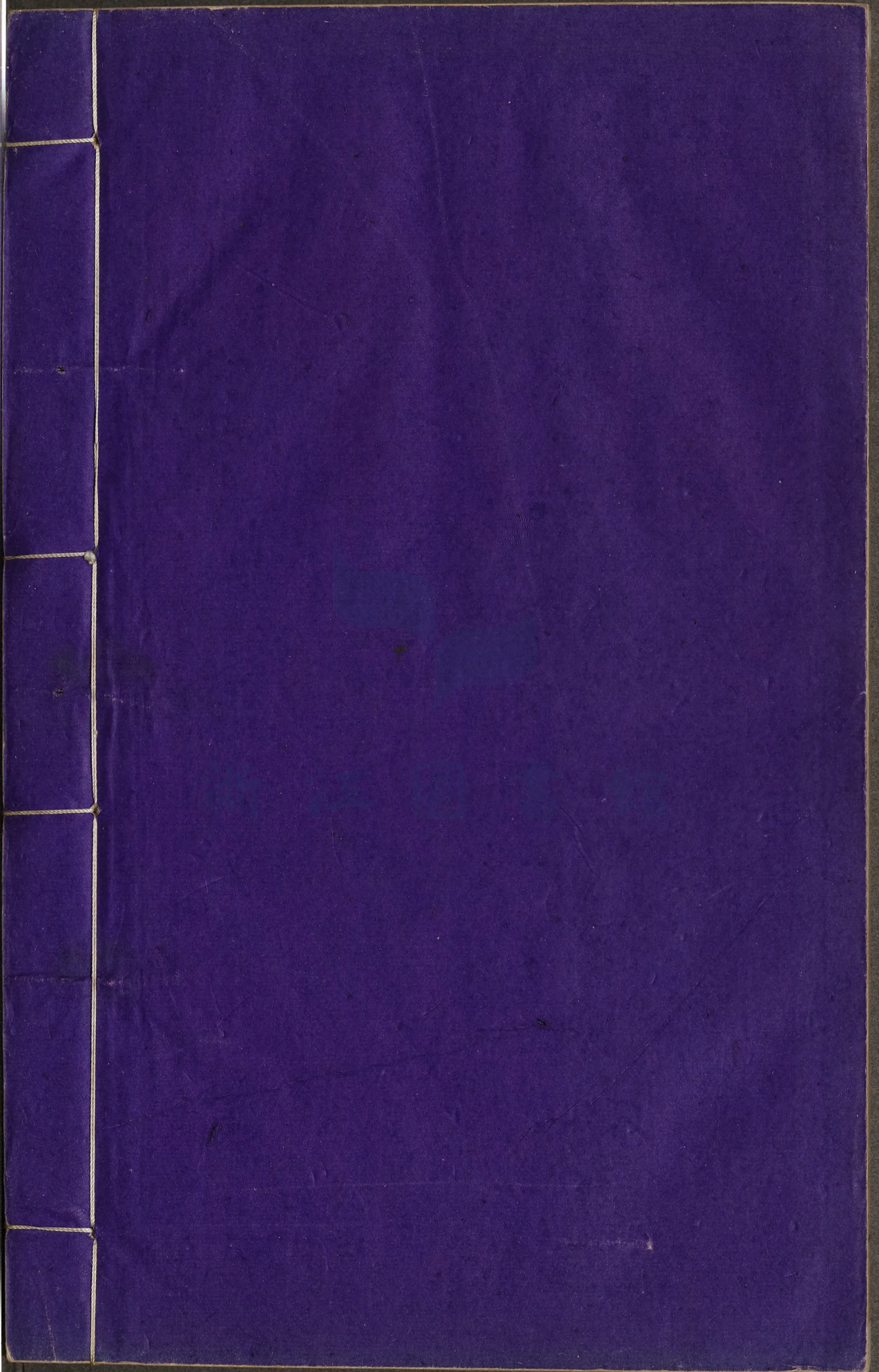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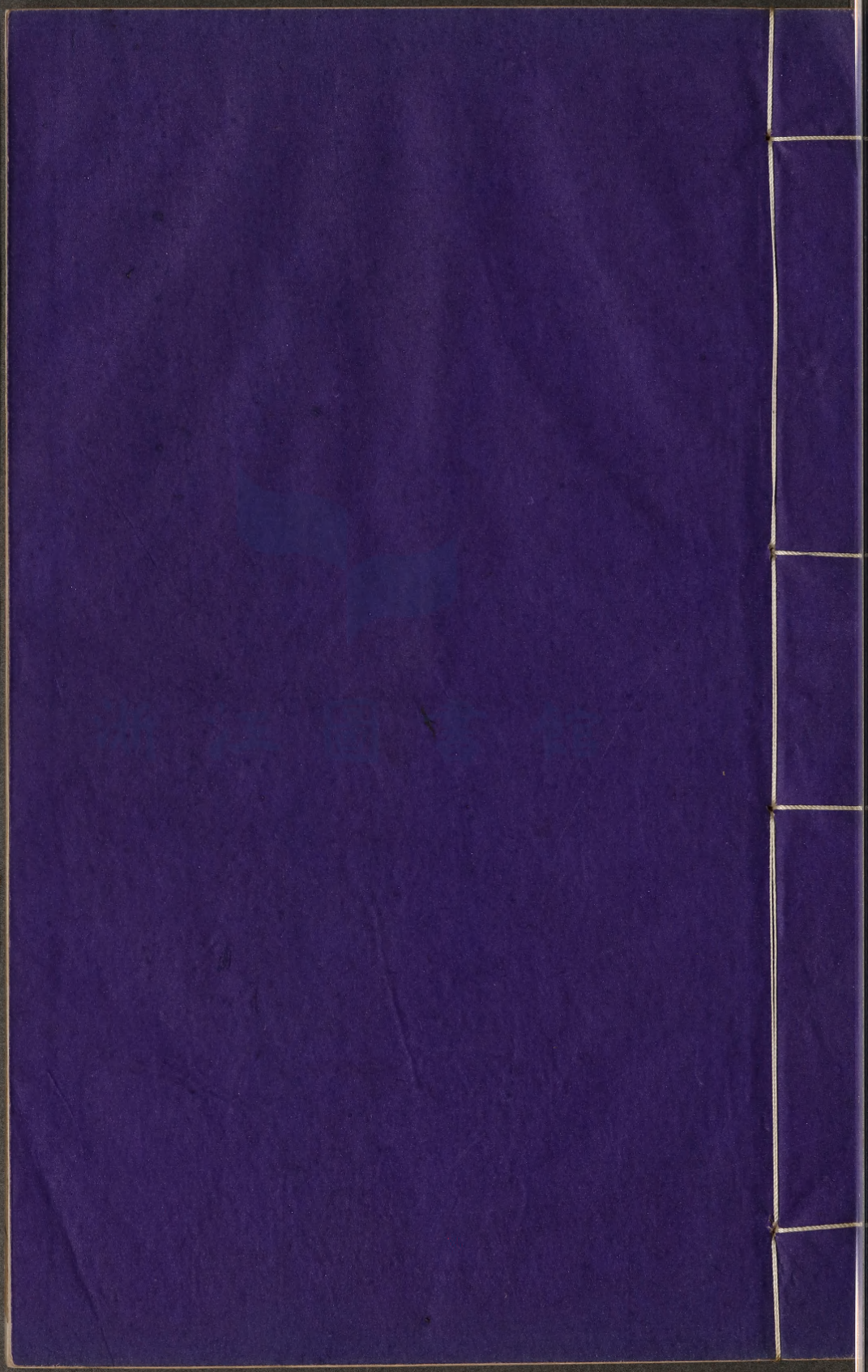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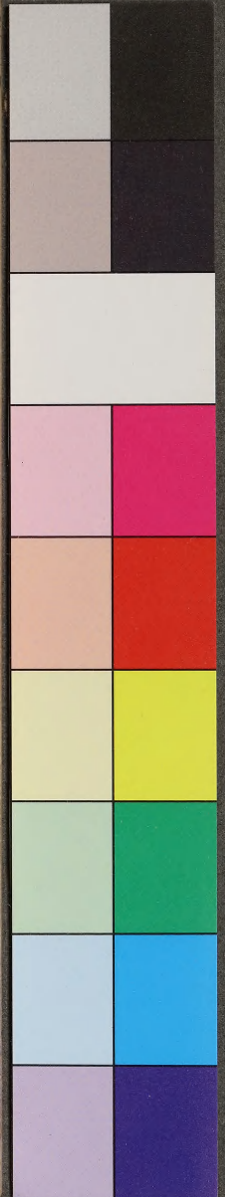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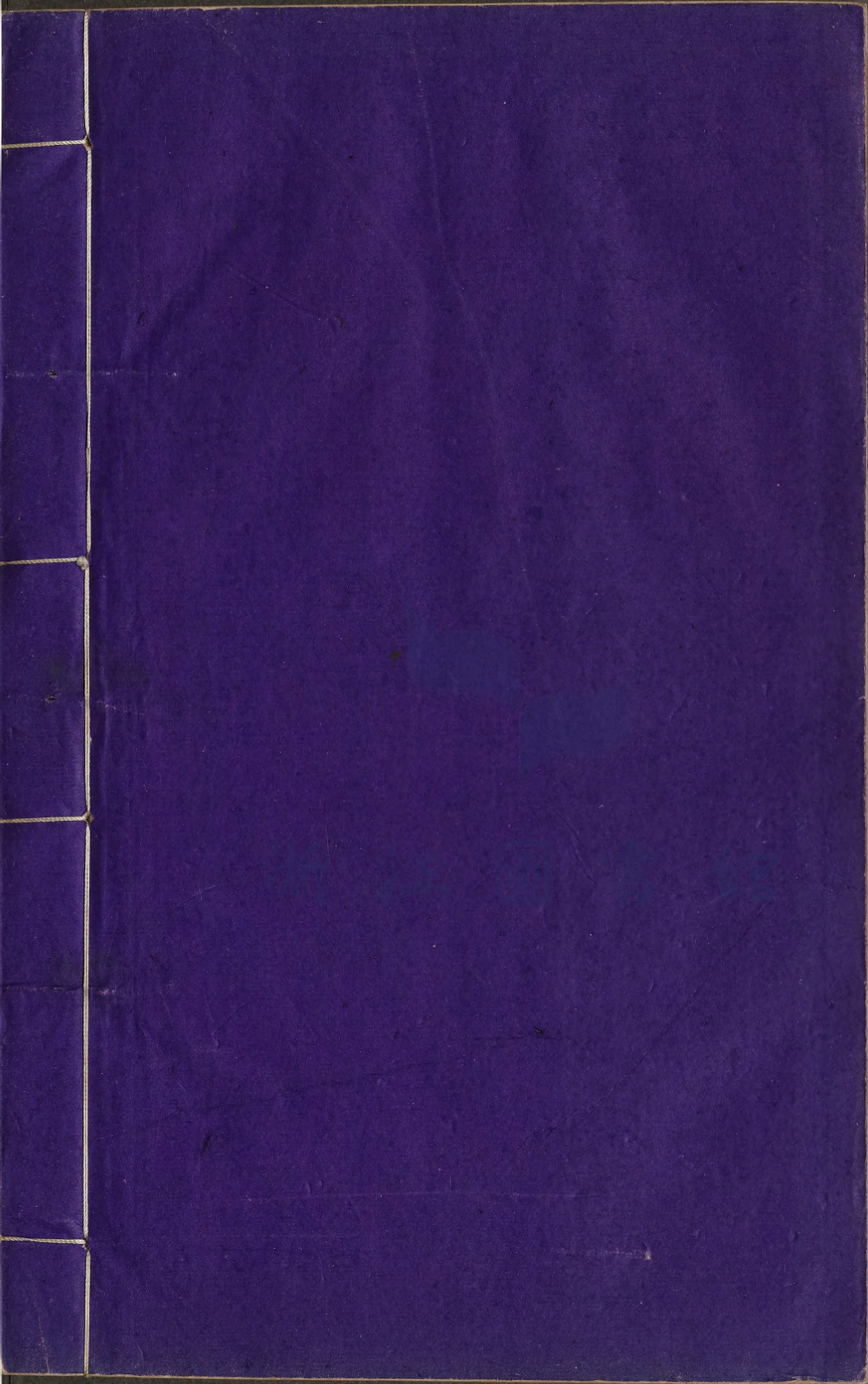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